

懷念何輯五先生

蔣君章

(本文另有插圖刊第四頁)

八月之會竟成永訣

「四爺，你這麼急匆匆地走了，連再見一面的機會都不給我！」這是我從美國回來，第一次踏進瑞園向友好們共稱的何輯五何四爺行弔祭時心中默默的悼詞。我將去美國探親，輯五先生知道了，打電話給我，希望在出國之前，和他敘談一次，我遵約在八月底去看他，他習慣地艱難起立，連稱歡迎。我臨走時，他又艱難地站起來，走出玄關，揮手道別。臨別時他特別囑咐我，在我出國後，要我女兒給他打一個電話，而且鄭重其事的言之再三。我出國之前，爲了準備芝加哥中國文化學院講稿，有一點兒忙碌，因此，先生再三囑咐的話，在登桃園中正機場飛機以後纔想起，我以爲這沒有多大關係，反正我留在美國的期間，不過一個月。一個月後我們又見面了！就算我失禮一次罷。不料，我於九月十日返抵國門，兒子在中正機場接我。他第一句話，便說輯五先生已於九月六日去世了。這是一個霹靂，八月之晤，竟成最後的訣別，不禁淒然。

我回國以後的第三天，便去瑞園，一切景色

，與舊時完全相同，但再也聽不到歡迎歡迎與再見再見之聲，代之以遺像與花籃等物，當我作上述的默禱時，淒然淚下，家人在旁答禮，也陪着我掉下淚來，滿堂充滿着肅穆悲慘的景象，只有風聲鳥聲，不時侵入屋內，幫着我們爲這位慈祥的老人之去世而悲哀。

先生的大名，在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候，已是叱咤的人物，但我與先生相識，却在來臺之後，而時時見面，屢作長談，花影已移而不自覺，這是近幾年的事情。蓋先生來臺後，隱居於青潭的銀河新村，時花種橘，養錦鯉，玩盆景以自娛。雖以多病而不良於行，但輕微的洒掃和除草工作等，都自己動手。子女九人，都已婚嫁，且多留學美國。家中人口極爲簡單，家事則由華夫人親操井臼，製得一手精緻小菜，雖食無兼味，而白頭梁孟，怡然自得，這種清閒生活，令人羨煞。

余自大學教授退休後，承國史館館長黃季陸先生之邀，任特約纂修，每星期常兩至館中。國史館的新址，與輯五先生的瑞園，乃屬毗鄰。余初至史館，即往訪先生。先生知我在館必有一次

午餐。因言：如果不嫌陽春麵簡陋，請來用餐，藉便敘談。余詢知先生賢伉儷之生活資料的取得，都來自臺北市的南門市場，每一周購物一次，都由住在小溪對岸的長女婿家代辦。長女公子紹瑤小姐夫婿即曾任臺灣警備總司令現任國家安全局長的汪敬煦先生。余知其取得生活食物不難，因樂就之。所以這幾年中，除了炎暑與風雨外，余嘗至瑞園午餐。先生又健談，喜言黔中掌故，工作經過以及友朋往來的趣事，娓娓動聽。故多年來，余在先生處增長了很多護國、革命、西南大局與貴州建設等等掌故甚多。余敦勸先生將比較重要的事實，筆之成書，以補民國史及革命史之不足，先生頗聽我言，「貴州政壇憶往」一書，就在這種動機下完成的。

松口勝利新空城計

先生本習文科，爲貴州省立南明中學之高材生。其時貴州志士王文華銳意組織新軍，培養軍事人才。先生之三兄即後來先總統蔣公之左右手何應欽敬之上將軍，被送至雲南講武堂習武，後來留學日本士官學校深造。貴州講武堂旋亦成立

先生乃棄文習武，入講武堂肄業，畢業後即成黔省新軍幹部。新黔軍遭逢突變，南就 國父孫先生之北伐軍大本營於桂林，先生時任連長，被選為孫先生的衛隊，一時榮之。國民革命軍成立於十五年北伐。何上將任東路總指揮，先生則任潮梅警備司令兼汕頭市長。東路軍之對方為孫傳芳部之周蔭人軍，所部號稱六個師，傾巢南下，以韓江中游之松口為進攻中心。周本人親自指揮，以少數部隊駐於永定。何敬公偵知敵軍指揮中心兵力單薄，易於襲取，敵方總部一破，餘部羣龍無首，可一戰而定。這一作戰計畫，密報於總司令，得到許可，乃以銳師迅速前進，逕攻永定。敵部僅千餘人，直至國民革命軍已至城下，始知被攻，匆皇應戰，未幾潰敗，周蔭人僅率少數親信落荒而逃。敗耗傳播至敵軍中，前方敵軍，人心慌亂，鬪志全失；而何將軍所率之革命軍，則沿永定河而下，與松口正面之守軍，夾攻敵軍，敵軍不戰自潰，周蔭人部全告解決，福建隨即底定。此役革命軍能以少勝多，戰爭迅速結束，完全是由於軍事情報的正確和擒賊先擒王的戰略決定之正確。但先生坐鎮後方責任，確也十分重大。

原來，東路軍之配備，與敵軍人數相差懸殊，故全軍出發，留在後方擔任治安的只有一個連。而周之南下，孫傳芳並與陳炯明聯絡，要他策動殘部與東江散匪，響應周軍。幸而革命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潰周軍，陳炯明並沒有發動響應的機會。先生難關，總算過去；但是另一難關却又遭遇到了。那就是周軍的俘虜之處理。先

生自云：當松口一役大勝利，所俘敵軍周蔭人部有一師餘送至後方，雖屬徒手，對當時的潮汕，仍是一個嚴重威脅。先生思之再三，只有用巧計的一條途徑。他設盛宴招待團長以上的軍官，酒過三巡，先生對他們說：「諸君生長於北方，被軍閥扣募或裹脅而來，今軍閥已倒，由此而圖富貴之途徑已走不通；我為諸君計，不如北歸故鄉，購置田宅與家人團敘，可圖小康，子孫亦可享受安樂，乃為上計。謹備程儀一萬元，諸君如從我言，將此歸去，可過富足的未來生活，交通問題，由我負責；如願留此者聽便，所遺部隊，我有安頓計畫，切勿掛懷。」他們聽到了這番充滿善意的話，而且不治罪，反有萬元可拿，大家欣然從命，領款而去。後方威脅，由此解決。先生為我言及此事，稱之為新空城計，其膽大而心細，臨事鎮定，由此可知。

協調西南厥功至偉

國民革命軍在民國十七年多，統一全國，這是民國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各省據地稱雄的軍閥，雖然名義上服從國民政府的命令，事實上仍陽奉陰違，各行其是；而最顯著的反抗集團便是盤據贛南，組織所謂蘇維埃偽政權的中共匪幫，公然裹脅民衆，反抗國民政府；而日本軍閥更對我國的統一建設，視為眼中釘，非設法阻撓不可。民國十七年之出兵濟南，便是一個最顯著例子。阻撓統一不能奏效時，則於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夜，其關東軍突擊我瀋陽的北大營，不三月而佔領我全部的東北，作為滅亡我國稱霸東亞的

第一步的實施，我最高當局肝衡局勢，厘訂最高國策為先安內後攘外，先建國後抗戰。其最後抗戰的根據地則為大西南，而以四川為中心。在事實上表現出來的是首先痛剿竊據贛南的共匪。在五次圍剿中，共黨乘其巢穴，狼奔豕突而竄向西南，經由西南而轉向陝北，中央軍跟踪追擊，不使有喘息的機會。在追剿過程中，西南各省的地方勢力之聯繫最為重要。先生黔人，在川滇黔三省的地方軍政要人，相識者甚多，如四川最重要的軍政領袖劉湘，雲南最重要的軍政領袖龍雲等都有相當深厚的交誼。最高當局運用先生在西南各省的人際關係，兩度特派赴川滇黔，協調各方歧見，解決相互糾紛，並督促建築京黔滇公路，先生都奉命唯謹，努力達成任務。

貴州自袁祖詵離黔後，軍政大權，落入周西成手中，周乃自守之徒，只知作省內的若干交通建設，不求與鄰省連接，以圖自保。但雲南對於貴州，自靖國之役以後，專視貴州為其附庸，唐繼堯時代如此，龍雲時代也是如此。龍雲竟出兵攻黔，企圖加以佔領。周西成親率所部，禦之於黔西。這個缺乏現代軍事知識的守舊軍人，但知兵勇向前，而不知火器進步之速，戰爭勝負，決非僅負血氣之勇所可定奪。周西成親赴前線督師的結果，一戰被殺，所部黔軍由其舅子毛光翔指揮，恃險固守。兵連禍結，不知結束於何時，此對建設西南為抗戰根據地之決策，極為不利，先生乃命分赴滇黔，調停雙方衝突，片言解決彌漫兩省的戰爭空氣，對於國家和鄉邦的貢獻最大，但先生言及此事，略無得色，僅作為閒談資料而

已。萬事不居功，為先生為人的特色之一。按龍雲為保保人，屬唐繼堯所部之健將，先生與龍氏如何建立關係？未嘗談及。然龍氏之長子純武在臺，常至銀河新村瑞園，余屢見之，其非泛泛之交，可在他們言談中見之。先生為西南安定早已建立深厚的人事關係，用心可謂良苦。

民國二十三、四年間，日軍侵華益急，剿匪軍事進展之速，西南問題解決已迫至眉睫。當時最大的問題有二；其一為劉湘的聯繫問題；其二為京黔公路之打通趕築問題。先生黔籍，各方面人際關係頗稱融洽，於是最高當局又借重先生第二次返回西南，任以特派員之職。劉湘之地位在西南既絕對重要，各方反側分子乃至日本軍閥，都與之聯絡，劉湘正在猶豫間，但大體上是偏向於中央的，故與中央派去的要員接觸頻繁，但尚未作最後的決定。有人頗不耐煩，以劉湘二字作對，徵求下聯。有人以中華民國為對，其人責之曰：劉湘係兩字，中華民國係四字，如何對得起來？其人對曰：劉湘本來對不起中華民國。事聞於劉，大悟，因謂中央代表曰：我屢與諸位相談，其意已甚明顯，請向中央覆命，劉湘決不對不起中華民國的。劉湘態度之真確表示，先生盡了些什麼力？他沒有說過，但是劉湘的軍長任命狀，是由先生親自送給他的。按川省軍事領袖甚多，其接受中央命令最早的為楊森，其次即為劉湘，這兩部川軍在抗戰戡亂兩大戰役中，始終努力作戰，堪為川省軍人之模範。其間聯絡，先生當有不少的貢獻，惜先生不言耳。先生任西南特派員之另一重要任務，是督促築通京黔贛公路。

初期進行，比較艱難，但自中央軍由薛岳、顧祝同等追剿共軍入黔後，建築工程非常順利，未幾即告暢通，成為西南交通之大動脈，其重要性是不易用筆墨所能形容的。

推行建設煞費苦心

自中央軍進入黔後，貴州省政府改組，初由薛岳主席，繼由顧祝同任主席，先生初任貴陽市長，旋加任貴州省政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其後吳鼎昌、楊森、谷正倫相繼任黔主席，十餘年間，先生之職務，始終未有變動，為建設貴陽市與貴州省而耗盡其心力。

先生才能既為最高當局所賞識，其三胞兄上將軍敬公又為最高當局軍事方面的左右手，久典最高軍政，先生自可夤緣時會，青雲直上。但綜其一生，軍階不過中將，軍職最高為副軍長與師長，其文職官階僅為簡任，官職亦只是省府委員、廳長與省轄市長。他並不熱衷於名利，而頗有知足常樂，恪盡國民天職的一分瀟灑逸情，自非名纏利鎖場中人所能望其項背。這中間可加注意者有兩點因素：其一，先生是一個實際工作的極力主張者，他認為最高當局高瞻遠矚，左右才俊雲集，獻替謀猷，用不到他去參加一分；中央大員主持中樞政務，政策厘訂，法令具備後，最主要的是正確的執行，省級推動，最為重要環節，故先生樂於在省級作實際的工作，不欲更上層樓。其二，何上將軍勳高望高，難免遭人無中生有的物議，他不願由他自己來增加他兄長遭物議的可能機會。即使如此，先生有一次還遭到暗箭的

中傷，中傷他的人，對他不過是一種手段，目標並不在他。原來，他在貴陽，一日得重慶急電，最高當局要召見他。他誠惶誠恐的趕緊向最高當局官邸報到。接待人員通知他：最高當局似甚震怒，進見時須特別謹慎，只可接受，不可抗辯。先生愈驚疑，不知為了何事？及召見，最高當局果然怒責他在貴州幹的好事，趕快回去，深加省察，重行做起。事後，經多方打聽，始知馮玉祥以軍委會副委員長身分，曾密至貴州視察，見所徵新兵，多赤足破衣，胸背俱露，髮長汗臭，不可嚮爾。馮認為此乃貴州施政不良之所致，而歸其過於先生，密向最高當局告了他一狀。貴州之貧，由來已久，馮非不知，而罪及建設當局，其目標別有所在，自甚明顯，最高當局亦心知其意，故怒而不言其故。先生因嘆閱閱人家子弟之難為。

建設貴州特殊機構

建設是需要大量資金、器材、人才等種種條件，不是說空話可以解決的。貴州向稱貧瘠，有「人無三分銀」之稱，本省那裏來建設資金呢？至於建設的器材，有的是本地可以取得的，有的必須向國外購買的，需要外匯來源還不要去說它，那是戰時，國際港口，已全部被敵方封鎖，貴州深處內地，即使在平時已經輸入困難，何況戰時？因此，韓五先生要建設貴州，談何容易。但是先生在無辦法中，居然一項一項的辦起來，這真是難能而可貴。其詳具見於先生所著的「貴州政壇憶往」一書。最值得特別一提的，就是他組

織一個貴州企業公司，作為推行全省經濟建設的總機構。這個公司由先生任董事長，下設許多分公司，由先生非常慎重聘請各類專家，主持其事，付以全權，先生但考核其計畫、進度、經費支配等如何進行，如發現有問題，則商榷而改正之，如發現有關清廉等操守的問題，則以嚴明公正的法律處理之。這個制度，在當時為首創，其最主要的優點，是事權統一，對全省經建可作有計畫的進行，無須許多重疊的董監事會作形式的會議領導，而實際上均由總經理與省府當局所決定。但是這一制度的中心，全在主持其事者的清廉、精明、強幹、能博取專家的意見而虛心採納，否則最容易出紕漏。換言之，亦惟如先生之刻意奉公、操守清廉者，能執行此種制度而只見其利，未見其弊耳。

舉例言之，貴州經濟落後，重工業之發展更無論矣，即各種日用品方面輕工業，也只有因陋就簡的規模極小的手工業，數量有限，不敢應用，而由省外輸入，火柴即為一例。貴州企業公司輕重工業，無不斟酌當時的情形，分頭並進，百廢俱興，其所屬之分支公司，不下二十以上。凡重工業，如電氣，是當時最需要的照明用與動力用的重工業，需要極大的投資，但不是貴州省的財力所能許可的，先生乃設法組織國省合營的電力公司，省庫負擔的經費只是象徵性的，而大部分的資金和器材都由資源委員會供應，貴陽電廠之所以能按部就班的發展，就是這種計畫的功効。又如火柴，是非常普遍的民生必需品，分兩部分，即火柴桿的製造與火柴燐或硫的加工。先生

以貴州企業公司來創導，分設兩廠，並招集民股參加。及工作有效，賺錢之趨勢已定，乃與民股商量，完全轉給民營，貴州企業公司則抽回這筆資金，轉作其他方面的投資。這完全是民生主義的經濟建設原則。當前復興基地的經濟建設，也是以此為原則，也就是政府負倡導之責，決不與民爭利，先生早在抗戰期間已在貴州實行。

綜先生在貴州十餘年的建設，無不從無到有，從粗到精，一點一滴，向前推進，農田水利是如此，輕重工業也是如此。以貴陽市來說，南明新村，花溪公園，體育場，自來水，敬之植物園等，都在一點一滴中進行，都在無辦法中「窮對付」，居然日新月異歲不同，其心力蓋已瘁矣。先生又在貴州設地質調查所，與中央地質調查所合作，調查全省地質礦產，發現貴州有許多的地下資源，如煤礦、鐵礦、銅礦、鎢鎳等，都有豐富的儲量，在西南各省佔有相當的地位，尤其鐵和煤的儲量之高，可補西南國防建設與基本工業建設之不足。舊時，只知道貴州的汞礦居全國第一位。經全省普遍調查後，始知貴州有價值之礦產極為豐富。先生的結論是：「貴州窮於地面而富於地下」，這是事實，可破「人無三分銀」的含有對黔侮辱性的傳統。

阻貴陽被焚之大難

貴州的建設，尤其是貴陽市的建設，完全是先生心血的結晶。但是民國三十三年，貴陽幾遭一把無情火的摧毀，而片言以拯救之者，仍為先生。

民國三十三年冬天，太平洋方面的美國海陸空軍已由逐島反攻，進而為越島反攻，日軍在東南亞各地區之海道交通，業已遭受嚴重的威脅。日本軍閥，異想天開，竟欲打通我國境內的南北陸路交通，以達東南亞，於是衡陽被陷，桂柳亦落於敵手。其孤軍且經宜山、河池及黔南的獨山，於是貴陽震動，重慶空氣亦大為緊張。中央除調集大軍增援黔南外，並派軍政大員至貴陽會議防守事宜。在這些大員中有一位曾經火燒長沙的張治中在內。這位火燒將軍仍然主張焦土政策的老法子，主張火燒貴陽，退守烏江渡，而且主張得非常激烈。時任貴州省政府主席者為吳鼎昌，深不以張某之主張為然，但見其如此堅定，本身又是不很懂得軍事的人，不敢與之辯論。退而思之，內心不安，有如芒刺在背。

吳主席與先生經多年的共事，已成為無所不談的密友。先生見其如此不安，因詢其故，吳亦具言之。先生乃建議說：「貴州在軍事區劃中屬於滇黔綏靖區，綏靖主任為滇主席龍雲，副主席為黔主席吳鼎昌，區內發生如此重大的軍事問題，理應向綏靖主任報告，並請其指示，吳氏然之，立即以電話將此事源委具向龍主任報告，龍問吳副主任有何主張？吳力言不可焚貴陽，更不主張退守烏江渡，且俟前方情況稍明後，再商應付之計。龍氏稱善，於是吳主席提出與張治中相反的意見。實際上，日軍之突入黔南，不過一營左右的孤軍，並無後續部隊，不二日自行退去。如果真的照張治中的主張，那豈不貴陽又步長沙的後塵，敵人距離尚遠，而自亂陣腳，白白犧

牲了辛苦經營十多年的市區！故貴陽得免於一把無情之火，實先生一言之力也。

隱居生活時花種橘

來臺以後，先生隱居於銀河新村，時花種橘，渡其閒暇的生活。但念念不忘者惟二事：一為對國家前途的關切，一為對地方建設的懸念。反

攻復國，首丘故鄉，是其夙願；而其畢生精力盡瘁於地方建設，他的經驗，縣建設雖為地方自治的基礎，但範圍過小，能發揮者有限；全國建設，範圍太大，也不易招呼周到，只有省建設介乎大小之間，上乘國家政策，下連地方施政，最易發揮適當的效果，民生主義建設，當植基於省的建設，復興基地建設成果之豐碩，即可為先生理

想的註腳。

先生自謂「貴州政壇憶往」一書之完成，把他的經驗留給後人，他的心事已了。今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之聲浪，已普及於海內外，中共內部混亂日甚，趨滅亡已不在遠，而先生竟歸道山，未及看到國家統一於三民主義之下，誠為莫大的憾事了。

中外文庫 貴州政壇憶往 之四十一

何 輯 五 著

定價台幣壹佰陸拾元

要目：貴山富水憶舊痕，清廉可風的劉顯世都督。護國討袁幕後人物王伯羣與王文華，顧祝同與西南軍政，追憶吳鼎昌主席，我對楊森將軍的認識，追念谷大哥正倫等散文多篇，另有關於貴州水資源，金屬礦產等論文多篇，篇篇可讀，更富史料價值，全書四百餘頁，穿線平裝，定價壹佰陸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中外文庫 文史論叢 全一冊 之二十九

謝 康 教授 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的又一部精心傑作，析論中外文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的思想、事功及掌故軼事，深入淺出，字字珠璣，要目有：「評譚嗣同仁學」「新人文觀念與生活覺解」「歷史教學的社會意義」「從律詩駢儷說到中國藝術的特徵」「晚清廣西四大詞人徵略」「略談英、法、德三國比較文學之特徵」「近代法國社會小說之演進」「論報章文學與純文學」「十九世紀法國小說概觀」「從一部同情蘇俄的書看它的弱點」「俄國兩文豪的絕交」「再論文學史的方法」「論諸葛亮」「屈原底追念」「秦始皇論」「談謝靈運」「論關羽」「韓愈論」「柳宗元論」「岳飛」「曾國藩論」「談彭玉麟」「李香君」「清末民初廣東名詩人徵畢」「晚清嶺南學派及其影響」「論中西文學批評之比較」。